



尋找優秀的地球人

重讀李潼的《望天丘》

許建崑 ◎ 東海大學中文系副教授



望天丘

李潼著/民生報

9204/300頁/21公分/平裝

ISBN 9789572009680/859

李潼在時，我實在看不下《望天丘》，總覺得書中「天罡星水晶人的腹語心音」，有點矯飾而不自然，搞什麼梅、梅花鹿、梅子樹、梅莉史翠普、梅爾吉勃遜和梅蘭芳，梅氏家族可真大；梅的爸爸擁有「那只厚實銀亮的錫杯」，說什麼「帶團到馬來西亞買回來的」，明明是2000年9月我們兩人應馬來西亞華人教育總會的邀請，做了15天巡迴兒童文學營，所得到的紀念品。可是從李潼走了以後，我卻一直想重讀，彷彿裡頭藏有什麼訊息，等著去發掘。

故事開端，林梅陪伴陳穎川到羅東運動公園望天丘，在巴比倫颱風剛剛過境微雨飄飛的夜晚，等待飛碟重新降臨。接著倒敘兩個月前，即2000年6月27日10點23分，林梅尾隨同學方向進入公園，方向失去了蹤影，卻遇見幽浮送回來的陳穎川。

林梅是初三學生，高中入學甄選通過，需要完成一份暑假功課，拍攝《二十世紀最後的夏天》的紀錄片。因為父母離異，與弟弟林棟分開，陪著母親回到三星鄉拱照村的娘家居住。外婆過世後，外公簡茂賢眼盲，找了菲傭拉芙爾照顧。而爸爸與林棟獨自住在羅東運動公園外的老家，平時擔任導遊工作，早出晚歸，作息不定，有時還把車掌小姐帶回家來過夜。林梅把陳穎川帶離公園，向父親求助不成，只得請求媽媽幫忙。媽媽回到了離開5年的老家，馬上動手整理家務。

方向、簡秀秀是林梅的同班同學，功課不頂好，卻好相處。方向的爸媽到廣東深圳開製鞋廠，他只好跟著姑姑居住。簡秀秀雖愛玩，卻能做菜、做家事，是個女中豪傑。

陳穎川呢？從歷史來檢驗，他參與過同治13年（1874年）西皮與福祿兩派的械鬥，也加入光緒10年（1884年）陳輝在蘇澳擊退法軍的戰役；在小說中，他聽說過同治4年（1865年），林、李、陳三姓因為婚

事和賭債引起的械鬥，在同治 13 年見過法國女孩貞德，也參加羅東大年夜大雪卻遭火劫的搶救行動。這也是李潼試圖標定的時間點。只是，如果陳穎川在光緒 10 年是 17 歲，他在 7 歲那年就坐著獨輪車，讓西皮派少年在後面追殺？俗語說：「天上一天，地上一一年」，李潼怎樣交代陳穎川在外星人太空船 120 年間增長的歲數？

從穎川的述說中，漢人開蘭歷史歷歷在目。然則從 1869 年到 1938 年這七十年來西皮與福祿派的械鬥始末，簡秀秀的姊姊珍珍，是法國巴黎大學的博士，論文專攻此項議題，所掌握的資料更加豐富。陳穎川在飛碟中的日子，「不知有漢，無論魏晉」，也找不到家人下落，只得靠珍珍姊姊和瞎眼的外公來拼湊訪查。

故事回到林梅《二十世紀最後的夏天》的拍攝，一百多小時的片長，需要按主題剪輯了。林梅再次陪伴陳穎川到望天丘去，這次穎川把高蹺換成單輪孔明車，順著飛碟的光束冉冉上升。光束中，也有個人下來。他是誰？是方向嗎？

◆ 素材虛構與心理寫實

讀過馬奎斯的《百年孤寂》，很容易了解魔幻與寫實如何的交互並用；看過米高福克斯、克里斯多夫洛伊合演的《回到未來》，也可以知道穿越時空藩籬的焦慮、危險和樂趣。而李潼的《望天丘》，也真有一爭短長的架勢。

李潼不像馬奎斯用諷刺的態度，來說明人性的墮落與社會崩解的無奈；也不會像電影中的馬帝與怪博士間的友誼，死生以之，而著墨在冒險犯難。他觀照現實世界，掌握社會的困頓，更落實於歷史事件，並且塑造幻想時空，來反映宇宙中人的孤獨與無依。

臺灣是個移墾社會，人們為了生活，離鄉背井，遷徙流離。為了爭奪物質的分配，反目成仇，竟寫下斑斑血淚的移民械鬥史。要談寬容、諒解與合作，何等困難！這也是李潼從《博士、布都與我》、《我們的祕魔岩》以來，不斷的表現「族群不和諧」的窘境！他擅用荒謬喜劇的方式，來揶揄一般人描述「族群和諧」議題的虛假與偽裝。

對於現實社會問題的觀察與紀錄，在《少年噶瑪蘭》作品中，雖然描述原住民生活困難，受漢人欺騙，而無辜少女被推入火坑，但還沒有脫離將事件優美化，以避免觸及讀者纖細的神經。1994 年開始，在「臺灣的兒女」系列作品寫作中，李潼開始使用「外部素材虛構，內部心理寫實」的手法來處理，也就是走向馬奎斯所謂「魔幻與寫實」的綜合法。

從《望天丘》來看，他當頭就指出教育制度的僵化，以分數為評量標準，而使孩子缺乏生存自主的能力。讀書求取知識，固然重要，而做家事、做飯，體貼家人的基本要求，在現今社會中都被拋棄了。陳穎川能夠做菜，秀秀願意馬上學習，讓林梅的母親誇讚不已；這倒是現代社會風習的反例。



父母爲了追求經濟收益的因素，遠赴異地，忽略了家庭生活的重要。方向失蹤、混幫派、死亡，或者真被外星人帶走，還有待討論。書後說，2002 年全臺失蹤少年數目達 1411 人，是很可怕的數字。

盲眼的外公行動不便，鎮日與來自異國，語言不通、文化不同的外傭相處；如果外傭不假而離去，老人的安養問題，便凸顯出來。而我們聘僱外傭，是否以人性相待？是否早已暗藏危機，擇日爆發？這些都是執政者應該面對的問題。

至於應該著力於藝術發展的樂工，卻群聚轉爲幫派械鬥。李潼問道：「有情的地球人怎麼有那麼多的殺戮？幸運的地球人，何以有那麼多相互踐踏的不幸？」只有透過怪異的水晶人，透過所謂的「腹語心音」，他才能夠直接提出諫言。

◆ 宇宙中遊子孤獨的流動

不過李潼關切的重大主題，恐怕還是在宇宙遊子的孤獨。李潼的童年孤獨寂寞。從他個人的著述中，只談過爲祖父唸報紙、講故事的事蹟；以及爲了貪吃吉祥粥而迷路，尼姑帶他沿著鐵道走回家的印象深刻。卻從來沒有談過早年生活。當母親來霧峰依長兄生活，他暫住在三姊的養母家一段時間，仍然留在花蓮。他讀過花中和臺中高工，跟我一樣，可能都沒有好成績。

我初認識李潼，問及他的長子是以誠。脫口就說，老二就是以諒了。「以誠、以諒」，是連袂的語詞呀。李潼爲之黯然。日

後我才知道他真有個兒子，真的叫以諒。以諒因早產夭折，是他心裡的痛。他還有兩個孩子以中、以寬。認識的人都知道，以寬是天之驕子，李潼身旁的金龍，穿梭在所有來訪的朋友之間。

對早么兒，李潼的悲痛可知。《望天丘》故事中描述 6 歲幼童曲品誠在民國 79 年爲南方澳瘋狗浪吞噬，李潼常常帶著朋友去看這塊紀念碑文。

回到書中，主角林梅是個懷春少女。她幹嘛去追蹤方向？爲什麼聽到陳穎川談論拉芙爾時會吃醋？爲什麼與陳穎川相處，或牽手的時候，有不安的感覺？會覺得自己的情感出走？在父母離婚後，又被迫與弟弟分開居住，使她孤獨無依。

方向的家庭也是，父母常年爭吵失和，最後與單身的姑姑住在一起，他會得到怎樣的照顧呢？他撿拾象徵冥婚的紅紙袋，姑媽點醒他時，已是亡羊補牢。他還拾金不昧，帶到學校老師的辦公桌上，也很嚇人！

作爲林梅的對照組，菲律賓人拉芙爾離鄉背井，來到臺灣當傭人，照顧老人，爲了多賺點錢。她不孤獨嗎？不想家嗎？

法國女孩貞德隨著家人坐船出航，遭遇船難，雖然獲救，但是她孤身在異族的世界，做了陳輝的女人，或者是陪嫁的西番女子？李潼將她安排給法國船艦的火炮打死，是幸還是不幸？

對女人的「油麻菜籽命」，李潼寄予極大同情。對於男子，同爲宇宙間遊子，卻沒有關切很多。陳穎川的宇宙航行，當

他在飛碟裡漂浮空中，被全身「採樣」之時，李潼又回到原來的冷調。李潼是否認為，男孩子就應該多受點苦痛，才可以成長完熟？

◆ 世上本無真假而有真假

李潼相信飛碟嗎？這不是單純的是非題。持否定答案的人比較辛苦，因為既然認為不曾「存有」的東西，又如何證明「存有」之「無有」？從網路的資料可知：1999年9月12日張開基在七星潭發現飛碟；2000年1月20日潘元基在花蓮市豐濱鄉磯碇外海發現蹤影。兩個人都可以成為花蓮幽浮學會的開基祖師。李潼寫完這本書之後，2004年8月15日花蓮壽豐鄉民林清江在東海岸鹽寮上空又發現飛碟，用手機拍下6張照片。據稱，10分鐘內飛碟5次變換飛行方位。飛碟做斗笠形狀。李潼在4個月後去世，難道這架飛碟是來接李潼的嗎？

◆ 尋找優秀的地球人

我從頭看起，「天罡星水晶人的腹語心

音」以怪誕起始，是爲了本書定調；宛如莊子談論「鯤鵬變化」，來突破人們心防，進入一個奇詭而可思想可以奔走的境界。故事始於陳穎川回羅東公園，準備返回飛碟，離開人間；也暗示著「結束才是開始」，宇宙間遊子都有必要重新出發。人們受限於「眼見、未見、聽聞、未聽聞」的框架之中，怎麼敢敞開心靈，接受李潼的叨叨絮絮？辨識名字、符號，受限於既定模式的學習，或者固定的故事狀態，不如放棄這些習氣，而以「心」去感受。要「看懂」這本書，是有些困難。看懂的人，誠如李潼說，是「被選定的人，個個是富有研究精神。也有被研究勇氣的人，他們將於某個時刻，在地球某個地方發揮關鍵性影響力。」

重讀之際，我才發現研究北管音樂，畢業於巴黎第七大學的簡老師，確實真有其人；我也買了楊景聰的「遇見天空」，在徹夜書寫之時，聽著他獨樹一格的旋律，也神遊起來，重新去會見2002年經營《望天丘》的李潼。ISEN



· 李潼與許建崑老師（左一）應作家愛薇之邀赴馬來西亞演講。（照片提供 / 祝建太）